

當社會運動的血汗 凝鍊為文學書寫的幽香

台文館圖書室「執筆出聲，深刻人心」講座側記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攝影／潘佳君

為了與社會脈動同步聲息，2014年「執筆出聲，深刻人心」文學講座所邀請的，是長年浸淫於社運場域與氛圍的王芳萍、黃孫權、吳永毅與唐香燕4位講者，他／她們以最新著作為基點，暢談其主動參與或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歷史風暴的心路歷程。通過這些分享，讓我們重新思索進而深刻理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著怎樣的自我認識與集體生存的故事？

2014年，歲次甲午，社會局勢跌宕起伏，民眾的吶喊傳遍台灣各個角落，彰顯了生猛的草根活力，也反映人心的不安與躁鬱。幾位以自身能量為公平正義澆灌活水源頭的社運老將，不約而同地選擇在這樣的時刻，安靜書寫社會運動的喧囂；他／她們真誠地自剖、用力地反思，批判體制同時也自我批判，在個人的生命軌跡與群體的命運巨輪之間穿梭往返，最終，以文字為歷史留下見證。

為了與社會脈動同步聲息，國立台灣文學館圖書室繼上一年度頗受好評的「打開文學之窗，眺望人間風景」之後，今年改以另一個角度開展文學與社會的對話，推出「執筆出聲，深刻人心」文學講座——所邀請的，正是長年浸淫於社運場域與氛圍的王芳萍、黃孫權、吳永毅與唐香燕4位講者，以他／她們最新著作為基點，暢談其主動參與或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歷史風暴的心路歷程。通過這些分享，讓我們重新思索進而深刻理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著怎樣的自我認識與集體生存的故事？



變革社會，匍匐前進 ——女性社運工作者的練功手記

《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是由張育華、王芳萍、拔耐·茹妮老王（秋月）3位經驗豐富的女性社運者合著；為了將「取之於公共的運動資糧」沉澱後轉而為公共所用，她們真誠地爬梳生命紋理，提煉各種難堪軟弱的際遇，以此鋪陳過往運動路線的實踐經驗。由於時間和行程的安排，本場次由王芳萍主打，在聯繫時她便告訴我，想要談談一路走來始終對社會不滿、卻也始終懷抱著希望能透過做點什麼來「改變」社會的信念。

成長於大時代的浪潮下，「眷村小孩」王芳萍

有著頗為複雜的身世，這一直影響著她想為自己尋找一個可以活得開心的出口。輔大外文系畢業時，正值解嚴不久、風氣漸開、熱鬧喧囂的1990年代，「那時真的有很多所謂的『好機會』」，讓她可以照著主流的規則「往上爬」，「順利」進入外商廣告公司，為許多大牌廠商沒日沒夜地打拼，但是她卻覺得自己一點也不快樂。經由學長的引薦，馬克思的《資本論》給了她答案：「我覺得我看懂了，我懂了每個禮拜一在廣告公司那種藍色的心情，也懂了正是那種叢林法則式的生產方式讓人與人的關係搞得疏離而複雜。」帶著這份理解，她轉換跑道，進入「中國時報工會」，成為「工人的工人」，人生有了徹底的大翻轉，從此走上「運動」這條不歸路。

從心態的調整、決策的運作、人際溝通的課題、政治參與的反思……，二十多年來，置身工運組織所遭遇的衝撞與挑戰層出不窮；在這過程中，並非沒有矛盾掙扎，尤其是當她發現「我媽不知道怎麼跟鄰居說我在幹什麼」時。而最終，她留在這個關卡重重的環境的原因是，「我覺得我所走的這條路，是真的要讓大多數人都能過得好，而不是依照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那套邏輯在玩的遊戲。」雖然「希望台灣的底層和邊緣都能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夢想在目前仍顯得遙不可及，但前此累積的經驗讓她意識到，「只要妳不嘗試去改變，妳就是在與『惡』共謀。」困難是一定的，但只要紮實地往前走，就會有小小的成果；「少輸為贏」，是她現下的人生觀與運動哲學。



如果不尋找美麗

——評論寫作與批判觀點

但凡成長於1990年代的文青（或曰「憤青」），大約沒有不知道《破報》的；而只要讀過《破報》的，對「黃孫權」這個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作為這份自認為「被壓迫的聲音可以發出，關心青年人的社會參與、藝術表現與知識品味」刊物的「萬年總編」，很巧合的，他在《破報》結束發行的2014年，出版了數年來有關藝術、城市空間、建築等議題的評論文集《除非我們尋找美麗》。

9月19日，星期五傍晚，從高雄大雨滂沱的壅塞車陣中衝出重圍的黃孫權，在他覺得有些「肅穆」的台文館圖書室談得最多的，其實不是他的書，而是他思考公共議題、文化現象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如何影響他的寫作。

從101大樓、垃圾不落地、高速公路過路費、捷運禁止飲食、黃色小鴨、到文化界對誠品書店的抵制……；黃孫權以緊湊的節奏、犀利的語言，像剝洋蔥似的，帶著聽眾繞行於批判觀點的迷宮，也讓我

們駐足思考，各種看似無足輕重卻又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對於市井小民究竟意味著什麼？他提醒大家，面對這些充滿爭議、對立的議題，「首先要站出一個『立場』」，因為一件事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唯有設身處地從年齡、性別、階級、種族等不同角度、身分、處境進行意識形態的反思，看到資源分配的方式及生產過程，釐清誰為何贊成、誰為何反對、誰從中得利、誰又在其中受害，才能建構新的想像、理解事情的本質，也才不會被主流論述所決定或局限。而當批判性的觀點出現之後，下一步是認真收集資料，進行判斷；進而據之以辯證性地相互從正、反兩面交叉詰問。也許最終，我們並不會找到一個「標準答案」，但重點在於藉此發掘出與一般路數不同的價值觀點，並有勇氣表達出來，那或許正是「評論寫作」的意義所在。



小說家的工運懺情錄 ——虛構與左翼生活書寫

說起台灣近年的幾波工運，也許沒有比「全關連」（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更悲壯而無奈的了：六步一跪、突襲總統官邸、台北車站臥軌、勞

動部前絕食，每一項「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抗爭策略，都是無役不與的吳永毅擊劃策動的成果。令人有些驚訝的是，新聞畫面中，頭綁標語布條、拳頭緊握、慷慨陳詞的清濯身影，當年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1980年，他以一篇荒誕的寓言小說〈新來的獅子〉，獲得了第三屆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

寫小說、搞劇場、拍實驗電影、學建築設計，在充滿布爾喬亞氣息的環境中累積學養，最後卻走上左翼運動的道路，由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似乎恰可說是王芳萍等人《伏流潛行》的男版對照組，同樣採自傳體的形式，記錄個人生命與社會運動緊緊糾纏的歷程，亦不避諱其中所攙雜的拉鋸與衝突。

當場景從街頭轉移到典雅的文學館，吳永毅的文青魂似乎再度受到召喚、悠悠醒轉；他略帶靦腆地為聽眾拉開一幅197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文化、政治運動的系譜，在過去的記憶與當前的社運現場穿梭游走，娓娓道來外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演變如何影響自身學思歷程的走向：閱讀波特萊爾、里爾克、卡夫卡的高中時代，台灣遭逢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海外的保釣運動風起雲湧，島內則有台大哲學系事件、雲門舞集誕生、強人蔣中正過世等紛亂擾攘的事件；就讀淡江建築系期間，他在「海歸左派」師長的薰陶習染下接受「海歸右派」品味的養成；大學畢業，前往加州柏克萊大學並接觸當地的台灣人左翼社群之後，確立了他的左翼之路。回國後，原本在《中國時報》擔任記者，因為參與中時工會的成立與抗爭，與鄭村棋等人遭到解雇，從此，他就不曾從工人運動的場子中退守。

七十多張投影片，清楚揭示了吳永毅始終與工人在一起的堅持。儘管其自認為「二流」的工運分子，卻沒有放棄在「一流革命的組織中行動」的追求；儘管進入了學院體制，仍然頻頻南北奔波於運動的現場。正如演講結束前所放映的那張地面滿是菸蒂痕跡的影像，訴說著他將生活、社（工）運和書寫合而為一的信念，只因為，「在場，才能發現江湖」。



我走過的路 ——長歌如何行過美麗島

最後一場講座，套句現在最流行的詞彙，不但有「洋蔥」，而且還是重量級的。

中文系畢業的唐香燕，早年曾出版《阿牛與我》、《貓先生的女友和貓小姐的男友》等書，其親切鮮活的筆調與文字，至今仍令許多讀者念念不忘，也因此，當她在《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揭露其埋藏多年的家族故事、其所經歷的政治風暴，也就分外震懾人心。許多書評、書介傾向於把這本書定位為從女性觀點所書寫的「美麗島事件簿」，這當然是因為唐香燕乃是當年「美麗島

事件」受刑人陳忠信的妻子，因著陳忠信主編《美麗島》雜誌而捲入了大時代的洪流，成為「政治犯家屬」。但事實上，「美麗島事件」僅是她人生長河所流經的一片水域，在此之外，她同時為人女、為人母，是這些身分共同交織了她閃閃動人的生命篇章。

一開始，唐香燕就非常謙虛地表示，她不會演講，想用不同的方式與讀者交流對話，我們因而有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作品朗讀會。此次她特別挑選了在其他分享會中不曾朗讀的片段，據說「好多都是我怕在人家面前失態掉眼淚而會避開的段落」：受寵的么女、初遇陳忠信、那年的冬雨、側記唐文標、大逮捕之後、綿延再現等。其中，〈那年的冬雨〉一段從1979年冬天收到母親寄來的銀灰絨毛大衣開始，寫她因著丈夫成為政治犯而愧對父母的人子心情、寫母親因此打擊而罹病倒下、也寫了解她至深的父親對她的相信與支持……。唸著唸著，原本悠揚清麗的嗓音漸漸哽咽，終於瀰漫為思念與歉疚的淚水，流漣到聽眾席間。除此之外，還有令人會心一笑的，外省嬌嬌女初遇本省農家子弟的陌生與驚奇；令人膽顫心驚的，國家機器對人心與人性的刺傷和戕害……。

對照作者在書中的一段話：「許多事，我一直無法說，對至好的朋友是如此，直到此刻之前，是如此。我和許多遭受迫害打擊的人一樣，怔忡無語。」我們應該慶幸，時隔三十多年，唐香燕終於能夠「走出雷峰塔」，提起筆，寫下她的故事，訴說屬於台灣人的記憶。雖然，有些傷痛，無論經過多少時光，也難以撫平。☒